

來韻
神之韻

《藏鼓豪情》 記神韻晚會



SHEN YUN

文 | 宋紫鳳

巍峨淨土，白雲終古。
須彌腳下，先民抱樸。
獵獵長風，隆隆藏鼓。
雪域少年，為神而舞。
舞如蒼鷹，盤還空行。
舞如雄獅，載躍載騰。
舞如金剛，雷霆奮迅。
舞如大日，十方光明。
寶幢莊嚴，飛虹在天。
法號吹徹，白螺喧闐。
眾生喜悅，高山之巔。
佛光普照，極樂無邊。

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獨具慧眼

文 | 戴東尼

在中國畫壇上有這麼一位畫家，他是近代的中國畫家當中，一生展覽最多，畫冊最多，傳奇故事最多，生前、死後傳記版本最多，報章雜誌介紹報導最頻繁，擁有私人園林最大，鬍子留得最早，學習古代名家數量最多，對傳統吸收得最多、瞭解得最深，也表現得最好，以及有生之年知名度最大，畫價最貴。他喜愛身著中國傳統長袍，頭戴高冠，長髯飄拂；他臨摩研習的書畫縱貫古今，歷經清、明，直追宋、唐、魏晉；他足跡遍及海內外，四川是他家鄉，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國三藩市、臺灣，都曾是他人生旅途的歇腳處。他就是被譽為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的張大千。

張大千（公元1899年5月10日～1983年4月2日），名爰，字大千，別號大千居士。他的畫作「包眾體之長，兼南北二宗之富麗」，集文人畫、宮廷畫和民間藝術為一體。詩文真率豪放，書法勁拔飄逸，外柔內剛，獨具風采。概括來說，張大千30歲以前的畫風可謂「清新俊逸」；50歲近於「瑰麗雄奇」；60歲以後達「蒼深澗穆」之境；80歲後「氣質淳化」。他擅長所有傳統中國畫的主要門類，無一不精通。張大千的一生，他所嘗試過，以及開創出的畫風，幾乎涵蓋了自5世紀以來各個時期的創作理念，因此他的畫作為新世紀見證了一部千年宏觀的藝術史，是幾乎涵蓋了自5世紀以降的一部中國繪畫史。

除了本身在中國藝術成就之外，張大千在有生之年往來亞、歐、美各地舉辦畫展，為宣揚中國傳統文化藝術，不遺餘力，並做出了卓越的貢獻。他還是畫家中的名廚、美食家。張大千先生的穿著、生活習慣和禮節，比任何一位住在中國的中



▲張大千畫作——《松下高士》

民國著名書畫家張大千的「千千」石印。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
張大千喜愛身著中國傳統長袍，長髯飄拂，左圖為張大千自畫像（乞食圖）。

國人，要更加中國、更加傳統。

很多人認為，張大千之所以繪畫成就這麼高，是因為他是天才，可張大千卻不這麼認為，他說：「有人以為畫畫是很艱難的，又說要生來就要有繪畫的天才，我覺得不然。」他認為，只要自己有興趣，「找到一條正路，又肯用功，自然而然就會成功的」，他還強調說：「尤其是在基礎上，下功夫是最重要的！」

張大千所畫的這幅《松下高士》，以文人水墨風格為主的技法完成，人物主要以白描法畫出，從線條上來看，非常流暢，充分發揮了張大千用線的功力，用筆緊密延綿，在細緻中有一種遒勁的力道。整個畫面非常渾厚、精美，成為一體，人物畫得尤為傳神，畫面人物的面部也透出自然、和諧。中國古代文人喜愛寄物喻志，借大自然中的景物來表現自己的理想、品格，和對精神境界的追求。堅毅不拔的青松四季常青，姿態挺拔，在萬物蕭疏的隆冬，松樹依舊鬱鬱蔥蔥，精神抖擻，象徵著青春常在和堅強不屈。這幅畫可以看作張大千當時心志的一種抒情。

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更多的營養，張大千還到塞外敦煌莫高窟。在莫高窟看到這數以千計的三唐六代之菁英，佛法諸天之神變，光彩奪目，張大千傾慕喜愛之情達到極點。敦煌壁畫，氣勢宏偉，結構謹嚴，人物生動富麗，畫幅高大。張大千以他忠於繪畫藝術事業的精神和他豪邁的藝術家風度，立志按原作大小尺寸臨摹，恢復原本來面目。他研究臨摹壁畫達二年六個月有餘。

自敦煌回來，張大千作畫，氣勢更加堅實雄偉，色彩更為富麗多變，畫風又為之一新。張大千先生的朋友，近代著名書

法家沈尹默，曾題詩稱讚他：「三年面壁信堂堂，萬里歸來須帶霜。惹惹明珠誰管得，且安筆硯寫敦煌。」

有人放風稱，張大千在莫高窟留下了損害。其實，早在1981年，就有署名石湍的作者，在《旅遊天府》發表〈張大千並未破壞敦煌壁畫〉一文中作證，說當時自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餘年，從未親眼看見張大千破壞過敦煌壁畫，相反的，他對敦煌壁畫的恢復和整理工作做了不少貢獻。更早的證明還有1949年3月，當時國民黨甘肅省參政會對控告張大千「破壞敦煌壁畫」一事，做出了最後結論：張大千在千佛洞，並無毀損壁畫情事。但此結論，國民黨政府沒有公開，後經中國大陸研究張大千的專家——李永超先生，於1986年8月，查找到1949年的裁決書原

件，才使世人得知真相。公認的真相是，張大千是保護敦煌莫高窟的大功臣，也為弘揚敦煌藝術做出了巨大貢獻。

張大千慧眼識邪靈，遠離中共，不被中共所騙的見識，體現出他非凡的大智慧。

1949年夏天，張大千原本想先到臺灣看看生活環境，回頭再接上一家老小，舉家遷臺。但是，局勢的變化太快，張大千趕回家，接上一家老小時，沒想到，機位不夠，他一家僅分到三個機位，在當時那種局勢下，這還是一種特殊待遇。張大千當機立斷，帶上四太太徐雯波，以及三歲的幼女張心沛，飛離成都，隨中華民國政府到了臺灣，從此再未回到中國大陸。雖然遠離了中國大陸，但中共政府還是想把張大千騙回中國大陸，為其所利用。張大千離開中國大陸後，當時的統戰高官陳毅、周恩來等，多次邀請張大千回中國大陸，周恩來以幫其還債為條件，促其回國，並應允用2萬美金買下其藏品，另外發2萬美金供其自行開銷，但被張大千一口拒絕，張大千先生回答：「一個能隨便答應用公款替我退還私人債務的政府，實在不如老蔣，不回也罷！」

1950年底，張大千前往香港，租了九龍一處院落住了下來，沒多久，四太太徐雯波便生下一男嬰，張大千取名為心印。在這個時候，中共政府放出張大千四個兒子，包括：張心智、張心一、張心澄、張心夷，到香港勸張大千回中國大陸。張大千原本見到四個兒子很高興，但很快就覺得不對勁，兒子們怎麼一個調門，都勸他回中國大陸。張大千眼見自己的親生兒子被洗腦後，成為「統戰工具」，就明白的告訴他們：「你們究竟是要我這個老頭子，還是要甚麼人民政府？要老頭子就留下來跟著我，要跟甚麼人民政府，馬上就滾蛋！總之，你們休想騙老子跟你們回去！」

張大千不願四個兒子回中國大陸受罪，就告誡他們說：「在這兒，你們還能叫我爸爸，真要回去了，苦日子還在後頭呢！總有一天，你們連我這個爸爸想認都不敢認了！」在張大千的勸說下，四個兒子決定不回去了。張大千的四個兒子是幸運的，因為他們聽了爸爸的勸說。從此，張大千帶著家人，展開了他在海外輝煌的藝術之旅。



張大千臨摹畫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七窟《宋代伎樂軸》。